

西方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及其反思

蔡 熙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西方 180 余年的狄更斯研究涌现了多种多样的批评方法,但道德批评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道德批评传统。一是沿着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从善恶二元论来研究狄更斯世界的道德内涵。另一脉络是从保罗·埃尔默·摩尔到利维斯再到威廉斯的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德主义批评传统。回瞻 180 余年的狄更斯道德研究史,考辨其得失,无论对于狄更斯研究还是对于我国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狄更斯研究;道德批评;维多利亚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1-0104-05

On Moral Criticism Tradition and Reflections for Western Dickens Study

CAI Xi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iyang 550002, China)

Abstract: A variety of criticism approaches have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western research on Dickens for more than 180 years, but the moral criticism has been continuous, forming the continuously moral tradition. The review of moral research history on Dickens for more than 180 years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gains and losses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 on Dickens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urrently mor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ociety.

Key words: Dickens study; moral evaluation; Victorianism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最欢迎的小说家,也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之一。自从 1836 年发表处女作《博兹札记》以来,西方学界的狄更斯研究已经历时 180 余年。期间批评家们运用种种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狄更斯的作品和生平,如精神分析批评、神话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叙事学、接受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可以说,狄更斯成了检验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试金石。但是,在如此众多的批评方法中,只有道德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纵贯 180 余年的狄更斯批评史。可以说,在狄更斯批评史上,道德批评绵延成薪火相传的研究传统。今天回瞻 180 余年的狄更斯道德研究史,考辨其得失,无论对于狄更斯研究

还是对于我国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狄更斯研究的道德批评传统回瞻

对狄更斯的道德批评从 1836 年发表《博兹札记》和《匹克威克外传》就开始了。大体说来,有两支脉络。一是沿着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从善恶二元论来研究狄更斯世界的道德内涵,称狄更斯是一个深受大众喜欢的伟大的道德说教者,称赞他的强烈的基督教慈善精神,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诲作用,这是一条较为严格的道德线索。另一脉络是受马修·阿诺德的“人生批评论”的影响,从保罗·埃尔默·摩尔到利维斯再到威廉斯坚持一条较为宽泛的道德立场,形成了一脉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蔡熙(1968-),男,湖南永州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贵州文化。

德主义批评传统。

(一) 善恶二元论的道德批评

善恶二元论的道德批评成果十分丰硕,以二战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6-1945年。这一百年,狄更斯研究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最初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业余批评,这些文章为非专业人士所撰写,并且大部分是匿名的。如1836年发表在《都市杂志》的匿名评论十分中肯地指出了狄更斯作品中的道德内涵。“狄更斯描绘了英国社会的道德、风俗和习惯的完美图景”,“履行了道德说教者的崇高职责。”^{[1]93}

托马斯·胡德指出狄更斯刻画了善良的人物,R. H. 霍讷(1844)称赞狄更斯强烈的基督教慈善精神,乔治·司各特(1869)认为“狄更斯先生的全部作品存在一个独特的、有意识的道德目的并支配着他的叙事”^{[1]493},并最早提出狄更斯的作品有着内在的“圣诞观念”。^{[1]500} H. 赫顿认为狄更斯的道德影响是健康有益的。悉尼·达克在《查尔斯·狄更斯》中评论说,狄更斯坚信“生活是令人振奋的,灿烂的,有趣的,自由是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残忍皆是愚蠢的,单纯和贫穷比博学 and 富庶更可爱,仁慈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而欺骗则是最大的罪恶。”^[2]法国文学史家泰勒将狄更斯的小说归结为两个字:善和爱。“怜悯那些卑贱的穷人。一个微不足道的、最受蔑视的人的价值可能和几千个有权势的、傲慢的人的价值相等。千万不要伤害那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他们穿戴什么服饰,在一切时代里都茁壮成长的脆弱的心灵。相信人性、怜悯和宽恕是人身上最美好的东西。”^{[3]8}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小耐尔的庸俗》一文中指出,狄更斯只是让读者知道小耐尔的苦难、美德和天真无邪。著名作家和激进批评家肖伯纳认为狄更斯早期作品的主人公是恶棍与英雄。

杰斯特顿、乔治·奥威尔和爱德蒙·威尔逊是二战前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杰斯特顿和奥威尔认为道德品格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杰斯特顿指出,狄更斯用对“希望与人道”的内在之善的信仰来征服社会的罪恶。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体现在四个方面(1)狄更斯是个道德家,他总是在布道,他的道德观大体上是基督教道德观,他的最终结论是“为人行事要正派。”^{[3]10}(2)狄更斯一心一意迎合中产阶级读者是其创造力的最终秘密。(3)狄更斯总是站在弱者的那一边。他在小说中对社会的批判几乎全是道德的。(4)狄更

斯所指的进步常常指的是道德意义上的进步,而不是技术的进步。爱德蒙·威尔逊的《狄更斯:两个斯克露奇》被学界认为开创了狄更斯批评的新时代。这篇以心理分析而著称的长篇论文也用了道德批评方法,可以说是心理批评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其主要观点是:(1)明确提出“二元论世界”,狄更斯的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了两种对立的道德准则,“二元论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3]11}(2)早期小说的结局总是恶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少年主人公赢得了女主角的爱情。(3)“中产阶级家庭是狄更斯衡量美德的标准。”^{[3]13}

第二阶段:1945年以后的七十年。这一阶段由于理论大潮的兴起,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道德批评常常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结合在一起。

阿诺德·凯特尔认为,狄更斯的圣诞精神表达了“天下和平,人间友好”的人生理想。狄更斯的作品在教诲读者的同时又使他们得到娱乐。他对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批判是从感情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出发。狄更斯遵循传统的习俗观点,认为婚姻必须是幸福美满的,他的作品不描写的两性关系。最后一点与马里奥·普拉兹在《维多利亚小说黯然失色的英雄》(1956)中的观点是一致的。马里奥·普拉兹认为狄更斯在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是保守的,通常回避性描写。

在雷克斯·华纳看来,“狄更斯不但是一个说教者,也是一个传道者。”^{[3]14}狄更斯擅长于揭露那个时代的伪善。他的乐观主义不是错误,而是承认信仰人类本性的方式,而同时又看到了人类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狄更斯一生始终相信人性是善的。虽然狄更斯对人类社会却越来越不信任,但是对人性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坚信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只要它能摆脱愚蠢和残酷的枷锁,不再受它们的明显的羁绊,它一定能够变得美好起来。”^{[3]15}在他看来,在没有受到权势、金钱和名誉腐蚀,在没有受到机械的压力所摧残的人物身上,还保持着善良的天性,如儿童,退休的绅士、勉强糊口的工人家庭。不能把狄更斯看作握有拯救世界仙方妙单的改革家,因为他对进步不抱任何幻想。他表达了“对虚伪的社会组织机构的憎恨,对没有受到摧残的善良人性的信念以及英国式的无政府主义。”^{[3]16}他的小说结局总是“好人得到好报,坏人不是受到了惩罚,就是得到了改造。”^{[3]17}

詹姆斯·金凯德在《狄更斯与笑声修辞》(1971)中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有意识的道德艺术家,

他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温和地影响着读者。约瑟夫·戈尔德的《狄更斯:激进的道德家》(1972)提出狄更斯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形象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和特里·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了狄更斯道德观的局限性。在卢卡契看来,狄更斯在以法国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双城记》比他的社会小说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他的他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弱点。通过强调具有因果关系的道德因素,狄更斯削弱了人物生活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狄更斯以感伤的道德准则为核心,他的浪漫的人文主义的中心意象是童年的无辜,这反映了狄更斯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批评的理论局限性。

约翰·里德的《狄更斯和萨克雷:惩罚与宽恕》(1995)指出,狄更斯对惩罚与宽恕的态度持的是基督教立场。他处理善恶问题潜在的道德斗争不仅在主题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发挥了作用,从而将各部小说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狄更斯不愿意让善良的人直接惩罚恶棍,强调伤天害理的人必遭报应。“重复的报应模式”强化了小说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贾尼斯·卡利斯莱欣赏狄更斯再现道德观的能力,她认为狄更斯将小说看作让读者领悟严峻的生活现实的手段,而同时让他们认识到社会进步的潜力。约瑟芬·盖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问题小说》(1996)强调狄更斯以“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冲突为重点,但狄更斯明显倚重后者。斯坦利·弗里德曼的《狄更斯的小说:良心挂毯》(2003)以狄更斯小说的道德维度为重点,认为狄更斯表达了“良知”观念,一直将教诲当作自己的职业使命。文森特·纽维的《查尔斯·狄更斯的圣经》认为狄更斯的全部作品都致力于“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保持或者重组道德价值观。”^[4]

(二)泛道德主义的“人生论批评”

与狄更斯同时代的马修·阿诺德倡导的“人生批评”论,不仅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且也将它作为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同时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它摒弃了狭窄的道德准则,将高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马修·阿诺德主要研究古典诗歌,但是在他的影响下,经保罗·埃尔默·摩尔、F. R. 利维斯的努力,形成了一脉与人生相联系的泛道德主义批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作为马修·阿诺德有机知识分子的追随者,美国学者保罗·埃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的《谢尔本论文集》(1908),将“高度的严肃性”作为

检验伟大文学的试金石,认为狄更斯是个追求怪异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缺乏高度的严肃性。将高度的严肃性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在小说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由剑桥教授利维斯夫妇来完成的,他们像阿诺德那样以文学为宗教,一辈子都在为论证这一观念而努力。

利维斯夫妇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1970)称“狄更斯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以其创造性天才全面发展了忠诚于艺术的意识,成了一位既多产,又让大众喜欢,既深刻又严肃,既机敏又训练有素的小说家,他是一位艺术大师。”^[5]受到阿诺德和利维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指出狄更斯一贯深刻而卓越的社会道德批评超越了任何单个地对货币、大法官法庭、家庭或其他社会秩序的抨击。但是当他将狄更斯与同时代的马克思进行衡量时,威廉斯发现,虽然他们都怀有人类条件普遍需要改善的意识,但是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尚未达到马克思那样的高度。在描绘社会罪恶时,他的人物超越了其所生活的社会,狄更斯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同时又是人类生活的歌颂者。”^[6]罗伯特·波默斯的《滑稽的信仰:从奥斯丁到乔伊斯的伟大传统》(1980)在挑战驳利维斯的偏狭观念时,指出19世纪的滑稽小说履行了宗教功能。他将19世纪的滑稽小说与乔叟、莎士比亚以及18世纪的前辈作家联系起来,提出大众对幽默和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并不妨碍小说家狄更斯写出具有严肃道德目的的小说的能力。

二 道德传统和维多利亚主义:狄更斯研究的两个核心范畴

西方180余年的狄更斯研究,其重要成果表现为释义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一嬗变过程中,诸多概念和范畴得到了解说和厘定。但笔者认真为,道德传统和维多利亚主义是两个无法绕过的范畴,有必要在此加以界说。

(一)道德传统:这里所说的道德传统包括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传统说到底是一种“历史意识”,按照英国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在其名著《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说法,“历史意识”不仅要领悟过去的“过去性”,还要把握过去的“现存性”,它不但使作者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及其本国文学都有一个共时的存在,从而构建一个共时的平面。

先看文学传统。英国小说自产生以来一直重

视文艺对读者的道德教诲作用。17世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通过描写主人公基督去天国寻求救赎的旅程,向读者宣传正统的宗教思想。18世纪,丹尼尔·笛福声称他一贯的创作目的是要使有罪者幡然悔悟,或者告诫天真无辜者免于歧途。“萨谬尔·理查逊信奉小说的正当旨趣是传达真理,小说家应该是人类风尚的公正的复制者。亨利·菲尔丁要运用一切才智和幽默,力图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将人们从他们习以为常的愚昧和邪恶中拯救出来。”^[7]19世纪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强调道德伦理在维多利亚时代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简·奥斯汀、司各特、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萨克雷、柯林斯、特罗洛普、布尔沃·利顿、乔治·莫瓦、刘易斯等人的作品无不打上深深的道德烙印。狄更斯作为那个时代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伟大作家,在其小说中更是不懈地追求着一种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契合。以《艰难时世》为例,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作品。事实上,小说真正的社会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展示了父母—儿童关系及其所蕴含的道德意蕴。假装自生的庞德贝不承担孝敬父母的义务,是无情的丈夫和主人。葛擂硬是失败的父亲,虽然不是冷酷无情但却愚蠢至极,他的失败妨碍了女儿的生活。朱浦也是个失败者,但宽恕的儿童再度成了代理父母,而朱浦支持露易莎,因为她仍然忠于自己的血统。每个人物皆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关系来判断。朱浦作为小说的道德试金石,正如她的浑名所暗示的那样,既是姐妹,因为她是女儿;又像母亲,因为她可能是个孩子。再如史里锐马戏团,露易莎与庞德贝的婚姻缘自童年时代的感情受到扭曲。斯蒂芬灾难性的婚姻妨碍了他对雷切尔的爱。

再看批评传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批评都是兴起最早而又影响深远的一种批评。柏拉图的“理念”是最高的“善”,在价值意义上,理念世界就是真善美的世界。柏拉图从“善”的理念出发来界定美的本质和功能,强调文艺对人的心灵进行教化和改造,开创了西方的道德理想主义批评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优于历史在于它具有较高的“真实和严肃性”,并以道德标准区分严肃的诗人和平庸的诗人。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更强调诗的教化作用。菲利普·锡德尼爵士认为文学原则上应该有很高的道德目的。特罗洛普说,作家必须愉悦读者,否则他就一钱不值;同时他还得教育读者,而教育的方法是使美德富有魅力,使恶德令人望而生厌。

维多利亚时代三位批评大家卡莱尔、罗斯金和阿诺德都十分关注文学的道德教化。罗斯金继承了先师卡莱尔的不少思想,他的审美原则以道德为基础,主张艺术为生活服务,又回到了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从善恶对立的二元论到“人生的批评”是阿诺德开创的,他的道德批评——“诗歌是人生的批评”的观念实质上是希腊精神在文学领域的逻辑延伸。英国文学的奠基者乔叟,其诗作内容虽然反映了真实的生活,但是缺乏“高度的严肃性”,阿诺德由此认定乔叟不算是伟大的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和D. H. 劳伦斯抨击了英国小说在道德上的装腔作势,而着意于表现对人生的直接印象,他们的审美观点重在表达感受人生本质的充实性。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传统,更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利维斯以道德为出发点来判定作品的高下,艺术形式唯有统辖于道德目的才有意义。阿诺德和利维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分析出发,把文学批评拓展为广义的道德和文化批评。怪不得拉曼·塞尔登在《文学批评理论》很精辟地指出:“道德传统理论总是欧洲文学批评传统中最为反理论的一种,在英国特别盛行。”^[8]

(二)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或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维多利亚主义是指19世纪中期,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称,其中包括宗教观、人生观、道德观和家庭观等,而核心是道德观。“它一般被理解为自满自足、岛国自大、虚伪道德、慈善主义、感伤主义、粉饰太平等的同义语、虚假乐观主义的代名字。”^[9]狄更斯的创作严格遵循维多利亚主义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虽然狄更斯的代表性作品具体情节各异,但都是按照个人奋斗——成功——幸福的模式来安排布局的,严格契合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奋斗——成功——幸福”的模式讴歌了资产阶级奋发向上的人生理想,反映了善总会战胜恶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大卫·科波菲尔》的结尾,衣袖褴褛的人全给抹除了,密考伯发了财,希普坐了牢,朵拉死掉为艾尼斯让路。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力图反映中产阶级的高雅体面,竭力回避性描写,没有让年轻姑娘看了脸红的内容。如《董贝父子》第54章中的董贝夫人与丈夫的代理人卡克尔私奔的情节,他们明明是私奔到法国,住进一家出租公寓,狄更斯却硬要证明他们没有发生两性关系,不厌其烦地交待一男一女的一举一动。正是因为狄更斯的作品反映了维多利亚主义,迎合了中产阶级的审美理想,他才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小说家。

三 历史之反思:道德批评传统的启示

文学的道德批评作为人文主义批评与阶级、历史、审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从阶级角度看,不少批评家挑剔狄更斯虽然怒斥了社会罪恶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说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改革者。如吉辛、雷蒙德·查普曼认为狄更斯确实憎恨压迫和非正义,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激进批评家乔治·奥威尔认为狄更斯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甚至于对于他所攻击的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和特里·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了狄更斯道德观的局限性。这些批评观点,因为没有精准地定位狄更斯的阶级属性,因此不能很好地解决狄更斯创作中的矛盾。事实上,狄更斯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焦虑意识,他比崇拜他的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狄更斯12岁在黑鞋油作坊做童工,被置于商店橱窗前做封装鞋油瓶子的示范表演的经历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从贫困的童工崛起成为一代富翁并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家,文学是他攀登社会顶峰的阶梯。这种中产阶级地位决定了狄更斯在社会大市场中的矛盾处境,他既是社会的批判者又是参与者,在拒绝和批判社会的同时仍然需要社会接纳他。他虽然诅咒那个罪恶丛生的社会,但是他没有勇气挣脱那个购买他的书籍、支持他的生活方式的伪善的社会,更不愿意推翻给他带来了名利的社会上层建筑。事实上,狄更斯不仅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还将革命看作洪水猛兽,这在《双城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其次,从审美的角度看。道德批评因为与阶级、历史、人性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常被一些论者纳入外部研究而受到轻视。对文学批评道德观的忽视,不仅不利于文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因为道德批评还能够发现和诠释文学的内部研究所无法洞悉的方面。例如,E. M.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1927)被人们视为现代主义研究方法的圣经,这部影响至巨的著作在评价狄更斯时主要是从审美角度着眼的。在福斯特看来,美的世界对狄更斯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而不见的。他将人物分为圆型人物和扁平人物。圆的人物有非常丰富的生活,与作品的其他方面和谐一致,它能给读者带来更大的乐趣,圆型人物优于扁平人物。他贬称

“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是扁平人物”,“几乎每个人物皆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是扁的”^{[10]260},但E. M. 福斯特不得不承认狄更斯的人物有着奇妙的人情深度,“他的类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暗示扁平人物有着比严肃的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内涵。”^{[10]261}令人遗憾的是,E. M. 福斯特没法解释这种“奇妙的人情深度”以及狄更斯的扁平人物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如果从道德角度进行观照,则一目了然。狄更斯是一个迎合维多利亚主义的道德家,他喜欢从道德角度描写人物,道德因而成了狄更斯的人物性格的核心,如《双城记》中的代尔那、厄弗里蒙地侯爵和卡尔登,再如《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奎尔普、斯威夫勒。另一方面,狄更斯小说人物的道德内容是分层次的,其核心层次是仁爱、诚实、高尚。狄更斯塑造的人物都是人物所固有品质,这样从道德角度看,人物一出场,本质便被确定下来,终生不再改变。单层次和确定化造成性格单纯、静止的人物比较多。但是这并不影响狄更斯人物厚度和丰富多彩,他的人物同样有着让读者为之着迷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PHILIP, C. Dickens: The Critical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 [2] SIDNEY, D. Charles Dickens. London: T. Nelson, 1919. Reprint, New York: Haskell House, 1975:45.
- [3] 罗经国. 狄更斯评论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4] VINCENT N. The Scriptures of Charles Dickens: Novels of Ideology, Novels of the Self[M].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4:18.
- [5] Leavis F. R., Q. D. Leavis. Dickens, the Novelist[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6.
- [6] RAYMOND W.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M]. London: Oxford Up, 1970:76.
- [7] 殷企平, 高 奋, 童燕萍. 英国小说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50.
- [8] 拉曼·塞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 刘象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77.
- [9] 朱 虹. 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140.
- [10] 戴维·洛奇. 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M]. 葛 林,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李 珂